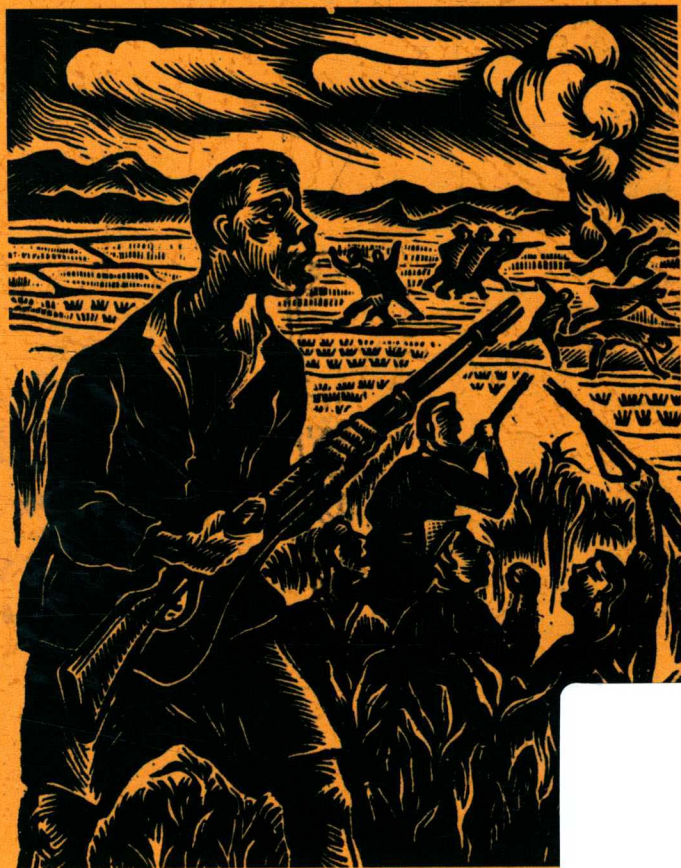


村農的吼怒

著 仙 衣 霍



版 出 社 學 文 戰

霍衣仙著

怒 吼 的 農 村

抗戰文學社出版

民國廿七年 四月出版

著 者： 霍 衣 仙

出 版 者： 抗戰文學社

經 售 處： 上海雜誌公司
北新書局

售 價： 國幣貳角五分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 錄

怒吼的農村序

一個狐假虎威的武裝警士

行路難

老挑夫的壯語

剛到家的一剎那

故鄉一切都變了

我們要組織起來

要組織先開導民智

農村的一幕國防會議

改造社會的熔爐

一烟袋鍋兒打死一個人

縣衙役下鄉

趁火打劫

攤派車馬

事情出了岔兒

民衆別動隊

軍隊開來了

人心起了動搖

收拾善後

火山上跳舞

劫後的村莊

自動武裝誰來給誰打

弁言

序之

乙仙寫完了動蕩中的故都，接着於課餘之暇又寫了怒吼的農村。他的努力，實在使人佩服。本書的內容，都是他去夏所見所聞及自己親身經歷之事，用質樸的文筆，表出他的期望和憤慨。他在自序裡已經說：「這裡所寫的雖說是個人私事，但讀者也可從這裡看到華北農村的動態。」我看這不但是華北戰區的現象，也是全國前線的寫照。

此次中日戰爭，乃是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，以全民族的命運作孤注。這是千古以來，最嚴重，最大的賭賽。全國民衆，上自政府，下至軍民，應如何忠心赤胆，泯除一切界限，精誠團結起來，打成一片，來與強敵肉搏。而事實却是相反，所以作者說：

「政府不但不組織民衆，還不許武裝民衆的自衛，只是靠着武術來禦敵！陷在兩重壓迫下的華化民衆，如何應付這國難呢。」

後來他又說：

「官廳不但不組織民衆，反而說預防暴動。軍隊來了，先向村裡要槍，這些事實，打消我們一團利用民衆抗敵的熱望！」

這是何等悲憤，真是一針見血！

自軍隊開來了以下，是全書最重要最精采的一段，也是抗戰期中最痛心的一幕。民衆抗敵的

熱誠，不亞於任何軍政要人。平日受着苛捐雜稅的剝削，一有戰事，官廳一紙公文所到，急如星火。衙役書吏，任意敲索，民衆苦於應付，只用「馬虎主義」，敷衍從事，再加上軍隊的騷擾，軍官的敲詐，真使民衆一團愛國的火熱的心，頓時冷下去了。所以作者悲憤地說：

「日本沒有打成，中國兵到了，鬧了個滿村沸騰。將來成了戰區，還怎麼辦。可嘆我們老百姓的脂膏，養着這一批軍人！」

我想這一批說「媽那巴子的」軍隊，現在早已被打散了吧，或者其中的最少數的發了些「洋財」，大多數怕早作了敵人的礮灰。因為：

「真正打日本的，不妨害老百姓，沒出息的軍隊，只知道欺壓老百姓，那裡敢打日本人！」作者又用很滑稽的筆調說：「我親眼見到他（團長）伏身在書桌底下，以為有了桌子的隱蔽，炸彈降下來，也可以安全無憂」。飛機走了，團長下令，立刻開拔！——感謝日本的飛機。於是民衆迫得無路可走，只得拼命。可憐幾個逃兵，作了他們自衛試驗的犧牲。作者最後暗示說：

「如今有了傢伙，誰也不怕，誰來侵略我們的土地，就同誰打。一定保護我們的祖宗的墳墓和可愛的家鄉。」

我們要求最後的勝利麼？政府與人民，民衆與軍隊未打成一片，實在是抗戰前逃的致命傷！

三月三日序之寫於青山道棧園

怒吼的農村序

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」——杜甫春望

是陰沉的夜，同人們都早已入睡了，我獨坐在短檠燈下，展看一封封的家信，念起杜甫春望的詩句來，一種淒涼的感覺，壓迫着我的心，我是非寫些東西不可了。我的妻被困北平，懷着七個月的身，爲了家庭的生計，還得在學校上課；同時惦念着南國的我，更使她芳心寸碎。每一念及，輒使我澈夜不寐。

爲了紀念這次的別離，在這本小書裡把我們居鄉的一段生活披露，爲我們的生活史上刻劃一道印痕。這裡雖說寫的是個人私事，但讀者也可從這裡看到華北農村的動態。我謹以十二分的熱誠，把這本小書獻給我的靈葬。

本書是動蕩中的故都的姊妹篇，由我們從故都逃出寫起，在公共汽車上見到那位武裝警士，狐假虎威的欺壓鄉下人，暗示出在華北的武裝同志一般側影來。行路難是我個人的一種遭遇，回想那時鄉下人對我的敲竹槓，大概是看到我們的裝在束實太怪。如果以後深入民間的話，在服裝行動上應該與鄉人合流，否則雙方的隔膜還是打破不開。

華北沃野千里，地下更是藏着不少的富源，如今是被敵人垂涎着要擄去，聽到老挑夫的話，

使我生出無限欣喜來。多年作客的遊子，一旦投到故鄉的懷抱，家人的撫慰是有說不出的甜美。看到故鄉一切事業都蒸蒸日上，鄉人對於國事的關心，以及自動的要組織起來，都是據實寫錄，並沒有半點的誇張在內。這裏所寫的故鄉，是與魯迅所寫的故鄉不同，我誠懇地把華北國防前線的一個農村，介紹在讀者之前。

鄉村的文化水準普通是很低落，所以散漫無組織以及動作鹵莽，我也毫無粉飾的刻劃出了。他們的外形雖說是粗俗，然而毫無掩飾地也都跳蕩着火熾的愛國心，只要有人開導他們，是會羔羊似地服從，民族自覺的意識也都深入了他們的心。社會的熔爐是很容易改造，只要有人負責去打開。

河北省流行着一句歌謠：京油子，衛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。這三種人的嘴最會說話，北京人嘴來的油滑，天津人嘴巧，保定在過去是河北的省會，不但官廳積弊最深，而三班六房的衙役之流，壓搾老百姓的威嚴還有過於縣官。那個衙役玩的一套把戲，雖說只是敲了二十元，但是我們看到他操縱公事的手段。在這個時代竟還有那樣事情的重演，頗可供澄清吏治的政府當局作參考；我是借着致堂的口，罵出了我心頭的憤恨。

這次抗日軍興，華北的農村担负了不少國防費，但是在我回到廣州不久，就聽到保定不戰而退的新聞。幾百里修築好的戰壕，不戰而輕手予人，每一念及，還使我十分痛心！由軍隊開來了以下，所寫的是中國軍隊的擾人。在抗戰時期似乎不該暴露這種弱點，但事實俱在，無庸我們掩

飾。想讀者在報端也得到該軍紀律太差，以及長官被中央處決的傳聞。

這裡所寫的都是平凡人物，沒有半個英雄在內，他們的思想是粗淺的，動作也近於單純，讀者也許以為都是唐·吉訶德式的人物，但是在農村中只能找出這樣的角色。我愛這些帶着鄉土氣的群眾，因為他們沒有着上正人君子之流的紳士衣冠。

爲求暴露農村的真像，我對於寫人物風景時，也費了相當的心，在談吐的口吻以及動作上，我是避免着誇大而力求逼真。

華北的人民過去在不良政治的指導下，是自衛無力救國有心，受官廳的剝削以及軍隊的騷擾，這種雙重的壓迫，非身受者是斷不會體會出來的。他們各方努力圖強的途徑都被堵死，爲求生存，只有一條自動武裝的路可走。他們的口號，雖說是誰來給誰打，那只是一時的積憤使然。在第三部咆哮的戰神中，就見到他們拒絕日方宣撫官的招安，而武裝抗戰的局面，正在廣大的展開。本書定名爲怒吼的農村，有的人以爲並不怎樣的怒吼，其實不然，我加給本書這個名稱是有我的理由在。華北的人民現時正嘗着亡國的滋味，在過去全國民衆對他們也多不瞭解。我是華北的人，對華北農村的實況較爲熟知，民衆的愛國狂以及民族意識的抬頭，正爆發着整個中華民族復興的火燭。本書所寫的怒吼，雖說是抵抗逃兵的騷擾，但是暗示出民衆充分自衛的能力，在第三部中當可見出刀光劍影來。

最後提醒讀者的是這個：要想充分發揮抗戰的力量，應當把眼光移到農村去，那裡潛伏着無

限大力，如果放棄了不用，或輕以予人，那才是抗戰時期最大的悲哀。因為真正的農民，都有一個安適的家，爲了保鄉守土，他們都會英勇的抵抗暴敵的侵畧。急速把他們組織起來，是當今政府第一要務，我以爲。

本書底稿序之兄代爲校閱一次，並冠以弁言。唐英偉先生代作封面。馮星衡先生對於出版助力尤多。

對以上三位先生的帮忙，謹誌衷心的感謝。

民國廿七年二月衣仙自序於廣州

一個狐假虎威的武裝警士

北方的三伏天，不是出門的日子，坐在家裡揮着羽扇，臭汗也會順着人的身子往下滴。只有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，太陽還在雲海裡未曾掙扎出頭來，天空浮着幾朵柳絮似地白雲，被小風兒吹送着，向人間散播着一種涼意，還使人覺到一種清爽的新秋氣息。

汽車站的門外擠擁着一群人，攜帶着隨身行李，都是想趁涼兒搭車出城的。我同妻由保陽旅館動身，一早就夾進了這行列。我的家是離城約有六十里的一個鄉村，離鄉十里有一個汽車站，然後雇大車才能回家的。

汽車開動，陣陣的涼風從窗口吹進，昨天坐了一日火車的勞累，也讓這朝晨的爽氣吹散了。我們靠在椅墊上，觀賞從窗外飛馳過去的一片綠野，和一排排向後倒下去的綠的園林，早起的農夫都已荷着農具在野外工作，村裡的人家雖說關着大門，但是汽車經過時驚起了許多鷄鳴犬吠，在這鄉村的晨景中，風馳電掣般經過了許多村鎮。

我們正陷在這美景的沉思中，突然汽車在一大河的前面停住了。

「過河了，請旅客們下車，不然路橋是會壓沉的。」壓車的說：

車上的男客都沒表示什麼就下去了，這裡離橋還有二里，車上的兩位老太婆，向壓車的要求說：

「先生！我們走不動，不必下車吧，多兩個人也許不要緊的。」
我向這兩位老大婆一打量，是六七十歲纏着小腳的典型鄉下人。其他乘客也打着幫腔，壓車的最後應允了她們的請求。

「下車！」一聲牛吼似地怪叫，從車前傳來。

「誰作主答應她不下車？」依然是聲色俱厲。

「車翻了人命是小事，誰賠車？」暴雷似地聲音響了一連串。

我順着聲音瞧去，從司機的座位房，走下一個神氣十足的穿制服荷槍的武士，看樣子是像壓車的武裝同志。

這道命令果真有效，兩位老太婆居然順從的下了車，空汽車也隨着飛也似地駛過。這時太陽已經升起大高，開始散播着炎熱。我們十幾位男女乘客足走了五里多路，等追上汽車，大家都走的滿頭是汗。

「等客人到齊再上車！」武裝警士這樣發令。

乘客都呆立在太陽底下，遙望兩位老太婆，還在很遠的後邊，這時人叢裡有了點騷動。

「他媽的！爲什麼公司收每人兩角過河費，罰我們跑這麼遠路？」

「是的！橋這麼堅實，空車多載兩位老太太就會壓沉！」

「老太太走到至少還得半點鐘，叫我們在太陽底下受罪！」

客人擦着汗七言八語的抱怨說：

我掏出票來，一看，果然上面明顯地寫着：「另加乘車過河費兩角。」

向武裝的警士一打量，是一臉橫肉的彪形大漢，穿着公司的制服，掛着手槍，耀武揚威的站在那裡，狠狠地瞧着我們，像是恨不得一下把我們吞下口去，看樣子決計不是好貨。

我早已被狼毒的太陽光晒胡塗了，憤慨和憎惡，陡的湧上我的心頭，正義感驅使我，向武裝警士走近了兩步。

「這路是村裡的善橋，還是你們公司修的？」

他打量了我一下，回答說：「路橋不是公司修的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公司收每人乘車過河費兩角，可是我們都沒坐車過河。」我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：「現在公事公辦，退還我們每人票價兩角！」我沒想到對武裝警士交涉居然態度這樣的強硬。

「對！照章退錢！」

「退！少一個也不成！」

乘客都壓抑不住氣憤，怒吼似地起來附和。

武裝警士一向是很驕矜，一見客人動了公憤，他竟泥團似地呆立在那裡，就此也可証明他不是什麼英武的好漢。司機的壓車的一齊過來，向客人陪了許多好話，可是警士只顯得嘴唇發紫，楞着一句話也沒說。

「好吧！他要恭恭敬敬的向這兩位老人陪罪。」小脚伶仃的老太太已然趕到車前，頭上滲出豆大的汗粒，嘴角還滾着白沫。「說：這是我的錯！」我用手向老太太一指，然後，緊衝着武裝警士說：

「壓車的和司機，死命向我要求，說：『高抬貴手，饒恕他這一次。』」

「不成！我們的錢都可不退。」我知道大家都恨那位警士，代表着衆人的口氣說：「但是他必須向兩位老人陪罪，說不該罰她們多跑一踫路。」

武裝警士在衆人的哄笑聲中，按照着我的要求作了，一場風波才告平息，大家這才擦了擦汗一同上車。

「看他以後還再狐假虎威的欺壓人！」乘客用手指着紅到耳根的警士說：

行路難

車上熱鬧了一陣，然後又歸沉靜，我一側頭，妻向我深深地看了一眼。「你的個性太強，爲什麼多管閒事。」眼神是不會瞞人的，我猜到妻的心底的話，如怨如訴地彷彿在說：

張登過的橋，前面只有八里路就到溫仁村，汽車停在村中的一條街上，我的目的地到了，隨着妻搬運了兩件行李一同下車。

這個村莊離我家還有十里，因爲我多年在外奔跑，到了家反像是一位客子，這裡原先也有幾位兒時的同學，但多年不通音問，連名字也一時無從憶起。原先家裡給北平去信，說是指定日期地點，叫家裡的大車去接，我們這次出城太倉促，信也沒顧得寫，怎樣回家？一下汽車是當前的一大問題。兩件行李交妻看守，我到外面去雇車。

「我是離這兒十里，王力村的，要雇一輛車送到家，腳錢是不會少給的。」我走了幾步，對汽車站旁的一群觀衆說：

但是出乎意料的，是這般人並不爲我的話語打動，只是凝神的打量着我：

雖說是剛交三十，但外貌看來已經不很年輕，額上抬頭紋打着皺折，在飽經風塵的臉上，刻劃着許多人生經歷，記着在社會上所受的許多打擊，普通人看來至少多猜五歲的。穿的是敝領的白西服，戴着一副玳瑁加金絲的近視眼鏡，手裡還拿着一頂白通帽——這是鄉村裡法國神父才戴

的。

「先生是王力的，怎麼我們都不認識呢？」

一大羣老少的村民，像看洋鬼子似地包圍了我，人叢中發出了這樣的聲音：

「我是才從外邊回來，三里五鄉，提到家裏人大家都是很熱的，請指點一下，那裡有車可雇，送回家我是不會虧待的。」我又繼續的請求說：

這時候圍的人更多了，還有幾家的婦女也都出來，一群小孩子也過去包圍着妻，看看她的樣子更覺希奇：

瘦長的身子，穿着黑香雲紗的旗袍，袖子短的和肩膀兒齊，下擺長的却拖拉到當地，長圓的臉，雖說沒施脂粉，但是頭髮燙得蓬鬆着披在腦後，活似鄉下人常見剛出籠的扎毛雞。

這一群只顧圍着我們倆，看那樣子彷彿是說：「這是新從外邊回來兩位發財的。」我正覺得週身不安，忽然一位年輕人領首發了話：

「大熱的天，誰願意動。要送，先講清價錢，十塊大洋，我就去！」

十塊大洋本不算什麼大數目，不過到家只有十里，這不是敲的天字號的竹槓。我於是說：「十塊錢也不算多，不過我們是十里的鄉親，送到我家，腳錢叫你隨便留，茶飯我還款待，反正決不會虧待了的。」

「別滑頭，話要先講清，十塊錢少一個也不成！」聲調是異常堅決。

我回過頭去，對着妻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沒想走到家門口，他們要敲我的竹槓呢！」

「鄉下人怎麼這樣可惡。」妻看到我受了鄉人的窘迫，也氣憤的說：

「敲竹槓，什麼話呢？成，送你走，不成，看你帶着這兩件行李有什麼辦法想？」

「有什麼辦法想？」這句話鼓起我好勝的心。「中國人遇到難事，一向是好說沒辦法，我偏要在沒辦法中找到辦法！」

我這時看到那個惡少，心裡充滿了怒意，但是這些話並沒出口。我轉問了幾家，都說：「非十塊大洋不去。」

他們是敲定了我的竹槓，把我們僵在了那裏，

我向妻悽慘的一笑，說：「他們準以為我是發財回家，想法兒揩我的油的。」

妻對眼前的景況，顯出是看不慣，憤憤地說：

「近來常有人高喊到農村去，說是爲了解除農民的疾苦。誰知道農村的人這樣的奸詐，這樣無理，不但人是一臉黃土泥，內心還這樣齷齪呢！」

「鄉村的人有的是不可理喻，這一切都原於無知，某社會學家不是說過嗎：鄉間的父兄用血汗掙來的金錢，供給子弟念書，等到有了知識，反都捨棄了鄉村跑到都市去，大家搶飯吃，彼此爭奪，彼此排擠。結果是都市的知識分子過剩，鄉村的文化水準，反倒永久是低落的。」

「是的！要改造社會，得先從改造農村入手，可惜城市的知識份子，大多是由鄉村出身，受